

秦腔歷史劇本

和平使者

陳 穉 延 作

西北人民出版社

812
C3

卷 頭 語

這個劇本，是取材於墨子「拒楚攻宋」故事，在某些地方，爲了加強戲劇性，略有增減，但仍顧及歷史真實。

墨子的主要學說是：「兼愛」，「非攻」，但他更重視有力的自衛，「備城門」一篇，就是明證。可見他是積極的反戰，不是消極的屈服。

本劇自各地陸續演出以後，又經過修改多次。在目前高度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的抗美援朝運動中，這一歷史故事，把它搬上舞台，多少有其教育作用。希望大家多提意見，使它更好的替人民服務。

陳穉延 一九五二、二、一〇、於西北文化部

說明

一、時間：戰國楚惠王五十年，宋昭公三年七至十月。

二、地點：魯、宋、楚三國，故事主要所在地楚宋兩國，今湖北、河南兩省境內。

三、人物：墨 翟

——五十多歲，鬚生飾，儒巾道袍，俊扮正派。（簡稱墨）

公輸般——四十多歲，淨飾，大夫冠帶，棗紅三塊瓦。（簡稱般）

宋昭公——二十多歲，小生飾，王冠王服，正派。（簡稱昭）

楚惠王——六十多歲，大淨飾，王冠王蟒，翎子，反派。（簡稱惠）

嬭 嬭——二十多歲，青衣飾，鳳冠女蟒，正派。（簡稱嬭）

嬭 嬭——二十多歲，花旦飾，二鳳女幘，正派。（簡稱嬭）

玉 娥——二十歲，花旦或武旦飾，前宮女裝，後武裝，正派。（簡稱娥）

禽浴簾——二十五六歲，武生飾，前白箭衣道袍，後白蟒靠，正派。（簡稱禽）

（簡稱禽）

胡 非——十六七歲，幼生飾，書童裝扮。（簡稱胡）

樂喜——七十多歲，老生飾，一品紗，紫蟒，正派。（簡稱喜）

德賀——四十多歲，丑飾，侯帽，綠蟒，反派。（簡稱穆）

吳起——五十多歲，紅淨飾，帥盔、蟒、靠，反派。（簡稱吳）

戴驪——四十多歲，二淨飾，大將軍服，反派。（簡稱戴）

樂善——六十多歲，老生飾，一品紗，蟒，正派。（簡稱善）

皇喜——四十多歲，正生飾，方紗，官衣，正派。（簡稱皇）

子與——三十多歲，小生飾，方紗，官衣，正派。（簡稱與）

鍾離密——三十多歲，丑飾，升底巾，道袍，反派。（簡稱密）

門官——丑飾，圓紗，官衣，反派。

內監、宮娥、中軍、家院、龍套、兵卒、百姓、女兵、差官等，
照劇本人數調配。

目 錄

第一場	採薪講學	(一)
第二場	議攻獻技	(二)
第三場	定計報警	(五)
第四場	受賄勸和	(一)
第五場	奔宋議防	(一)
第六場	策劃薦徒	(一八)
第七場	重繭入楚	(二三)
第八場	遊說勸友	(三一)
第九場	宮廷服衆	(三七)
第十場	刺仇滅親	(四五)
第十一場	設防編歌	(五七)
第十二場	殲敵凱旋	(六三)
		(六七)

和平使者

第一場 採薪講學

墨（上引）禮教害人，詩書罪尤，儒家只替帝王謀。

（衆詩）主張「兼愛」和「非攻」，大道之行天下同。磨頂放踵非爲己，互不侵奪樂無窮。

（白）卑人墨翟，魯國人氏。平素景仰大禹爲人，生不逢時，偏遇到這天下大亂，你爭我奪，以致禍患頻承。我以「兼愛」、「非攻」、「節用」等學說，對症下藥，挽救末世。因而歷年週遊列國，講學授徒，入門弟子，倒也不少，只是一時未能見功，思想起來，好不愁煩人也！

（唱）暴君害人真不淺，東侵西奪罪滔天。何日我道行天下？安居樂業福無邊。

胡（上白）師傅！糧食只够今天吃用，柴薪也燒完了，怎麼辦呢？

墨（白）如此說來，今天不去講學了，咱們一同上山，我砍柴，你挖菜。

胡（白）對！待我收拾收拾用具。

墨(自)快去！(胡下)唉！爲了明道救人，應該多受辛苦；正己正人，纔是我的素願呀！

(唱)我勸世人講「節用」，「節用」才能全「非攻」，兩事相互關係重，開章明義

勸字中。

胡(上自)傢具都預備好了，師傅！我們走吧？

墨(自)觀見時候不早，我們走！(起介自)胡非回來！

胡(自)何事？

墨(自)將門鎖好，雖然破書敗絮，還得小心纔是。(出介，胡鎖門介)正是：衣食須儉樸，

也從勤處來。(同下)

第二場 議攻獻技

喜(上念)羣雄並起各稱強。

穆(上念)楚國威名四海揚。

般(上念)胸藏絕技窮智巧。

吳(上念)丈夫壯志在疆場。

(同報名介)

喜(自)太宰樂喜。

穆(自)司軍穆賀。

般（自）中大夫公輸般。

吳（自）大將軍吳起。

喜（自）大王還未升殿，我們朝房伺候。

衆（自）如此請！

喜（自）請！（同下）

（四小監，一太監上）

惠（上引）威服秦晉，敗吳越，兼併隨陳。

（坐時）北戰南征數十秋，諸侯臣服抗西周。世仇深恨未收宋，不取商邱誓不休！

（自）孤楚惠王在位。秉政以來，屢興王師，懾服列國；只是宋國不滅，統一之願難遂。

爲了此事，心中常常盤算，寢食不忘。因此想與羣臣籌議。內侍！宣文武上殿！

監（自）大王有旨，文武上殿！

（衆上拜介自）參見大王！

惠（自）衆卿平身！

衆（自）大王千歲千千歲！

惠（自）賜坐！

（衆介同自）大王宣召臣等，有何大事議論？

惠（自）孤五十年來，屢次用兵，戰必取，攻必克，倒也威服羣倫。只是上次攻宋，圍

城十月，終未取勝，心中甚是不甘。我想宋國雖小，地居衝要，如能早日消滅，然後東略齊魯，西扼秦晉，南侵吳越，那鄭衛小邦，可不攻自降。那時稱霸稱王，君臨天下，不但仇可報，孤大志可達矣。不知衆卿有何高見，可助大事成功？

穆（白）大王威服四方，取天下易如反掌；惟宋國不聽王命，阻我宏圖，理應興師問罪。
喜（白）大王不可！我國年年用兵，萑苻滿地，百姓怨聲載道，應該與民生息，廣施仁政纔是。

惠（白）公輸大夫，你意下如何？

般（白）臣有兩全之計，既可取宋，又可不受戰禍拖累。

惠（白）是何妙計？速快講來！

般（白）大王請聽呀！

（唱）楚宋戰端定要開，與民生息亦應該。速戰速決兩全計。既收大功又免災。

惠（白）怎能速戰速決呢？

般（白）兩國交兵，戰端一起，遍地烽煙，連年不息，耗財害命，總是難免；如能製造厲害兵器，約會各國大兵，出其不防，迅速進攻，豈不一鼓滅了宋國。

惠（白）大夫神技，何不就與孤家製造這種利器？

般（白）大王若用此計，臣便照計製造了。

(唱)攻堅破壘造雲梯，木鸞能在半天飛。鈎拒水戰稱利器，取宋如同囊中雞。

惠(白)這種利器，多少日期，可以造成？

般(白)三月足矣！

惠(白)如此甚好！老太宰你聽見了無有？

喜(白)一片殺人危言，臣我掩耳不聞！

吳(白)伐宋之策既定，大王可再選派能人，前往宋國，利誘戴驥，作爲內應，豈不更好。

惠(白)但不知那位卿家肯去？

穆(白)臣家有一門客，名叫鍾離密，乃宋國舊臣，被宋主貶職，逃到我國，投在臣的

門下。久想報仇雪恨，只是未得機會。待臣回家商議，囑他前去，最爲適宜。

惠(白)如此穆卿照計行事。但等公輸大夫利器造成，即便興兵，衆卿休得走漏消息。

(唱)孤有能臣製利器，不日要把宋鼎移。(下)

般(唱)絕技巧計動君王。

吳(唱)要顯將才在疆場。

穆(唱)滿腹經綸窮造化。

喜(唱)唉！眼看黎民又遭殃。(同下)

第三場 定計報警

(四彩女上)(嬪、婉同上)

婉(上唱)身在楚心在宋日夜如癡，對殘紅數落葉誰是相知？雲夢山遮斷了夢裏彼此，北去雁捎不了滿腹愁思。

(白)我乃婉姬。自從那年楚王攻宋，逼得宋主無奈，聽了戴驩那賊之言，將我獻與楚王。離別之時，宋主贈我羅帕一方，作為紀念，到得這裏，楚王雖然寵愛，只是國家深仇，豈能一旦忘懷。思想起來，好不悲痛人也！

(唱)忍奇辱事仇人暗自痛恨，一點點傷心淚偷洒衣襟。這愁煩不由人獨步宮禁；身兒疲步兒懶倚臥軟茵。托香腮低粉頸閉目凝神，只覺得熱刺刺心躁體溫。不想吧忘却他越加興奮，沒奈何借好夢略作溫存。(作欲睡介，反側介，自語介)

(白)你我分別三年，累得我晝夜愁思。原來你是這樣薄情！見新忘舊，私情雖是小事，這國仇奇恥，也都忘却，真氣煞人也！

娥(白)娘娘你說甚麼？

婉(解介白)噢！沒有什麼，我說夢話。

(一內監上)

惠(上白)一場辯論散了朝，累我汗透九龍袍。

(白)退下！(進介，婉起迎介，惠進側介)

婉(白)參見大王！

惠 (白) 免參，賜坐！

婉 (舉白) 大王有何國家大事，退朝這般的遲？

惠 (白) 只爲商議攻宋之策，故此耽延甚久。

婉 (白) 怎麼？商議攻宋！(心內吃驚)

惠 (白) 正是。

婉 (白) 大王作何決定，滿朝文武意見如何？

惠 (白) 公輸大夫，替孤製造雲梯鉤拒，十分厲害。滿朝文武全都贊同。

婉 (白) 楚國疆土甚大，宋乃彈丸之地；取之無益，捨之無礙。大王何必如此？

惠 (白) 愛姬那知，宋國雖小，關係甚大呀！

(唱) 我楚國據荆襄偏僻一方，登九五移周鼎素願難忘。宋雖小居中央四通八往，定

天下必須要先取此邦。

婉 (白) 攻城略地，兵連禍結，爲害非淺。大王可曾計及？

惠 (白) 正爲如此，因而商議甚久。

婉 (白) 請問大王，可有必勝把握？

惠 (白) 有此利器，定可取勝。

婉 (白) 雲梯鉤拒，到底如何厲害？請大王說知。

惠 (白) 不必再問，日後便知。

婉(自)大王幾時出兵？

惠(自)三月以後。

婉(假笑)(自)如此預祝大王成功！

惠(自)孤家設朝甚久，身體疲倦，需要休息，愛姬與孤佈置！

婉(自)大王今日退朝甚晚，妾妃早知龍體困倦，已經安置妥當。請到內邊安息。

惠(自)如此扶孤來！(彩扶介，婉送惠下又上掩門介)

婉(低聲自)哎呀！玉娥呀！聽昏王之言，宋國十分危急。這便怎處？！

娥(自)是呀！這便怎處？

婉(自)(低頭思介)玉娥！

娥(自)伺候娘娘！

婉(自)娘娘平日待你如何？

娥(自)奴婢從宋國跟隨娘娘同來，娘娘愛如手足，為何問起此話？

婉(自)非是我問起此話，楚國又要攻宋，無計可施，想來想去，只你是我親信之人。

你可肯替我分憂解愁？

娥(自)有何隱情，快請言講，奴婢理應効勞！

婉(自)你可曾聽清方才言語？

娥(自)楚國即要攻宋！又有兇殘利器，這便怎處？

婉(白)是呀！事情如此危急，該當怎樣辦理？

娥(白)娘娘速快安置纔是！

婉(白)我有一計在此，只是不好出口。

娥(白)方才已經說過，奴婢是娘娘親信之人，還有甚麼不好出口？

婉(白)只因事體重大，若要瞞得他過，必須苦肉之計，那便要你吃苦。(二人耳語介，比打介)

娥(白)哎呀娘娘！遇此國家大事，捨命我也願意。

婉(白)如此請上受我一拜了！(跪拜介，娥跪還禮介)

(唱)五十兩銀子隨身帶，再將寶珠懷內掖，寶珠少時往出獻，銀子與你作盤川。(同起介)用手兒拈定筆一管，殷盤磨墨浮雲煙，心又慌意又亂，羅帕鋪展，千個頭萬個緒不盡欲言。靜悄悄嚙住氣聲息屏斷，急忙忙寫警報只覺手顫，顧不得字潦草語句零亂，忽聽得咳嗽聲出自內邊，忙收拾交玉娥快藏密檢，急討來三尺法一支皮鞭。罵一聲小玉娥太得下賤，(打介)說實話免得你皮肉受殘！

娥(唱)哎呀娘娘呀！娘娘不必怒冲冲，玉娥無知請寬容，寶珠實在未敢動，要我認罪死難從。

婉(白)不打死你這賤人，諒你不肯實說。宮娥們！

彩(同上白)娘娘何事？

婉(白)這個賤人，胆敢偷了我的寶珠。你們與我結實的打！

彩(白)娘娘息怒，叫她將寶珠交出就是。

婉(白)賤人作出此事，情理難容；叫你們用刑，推諉些甚麼？想是與賤人通同作弊。

彩(白)奴婢不敢！

婉(白)作速打來！

(衆起打介，嬌哭介)

娥(白)奴婢知罪，請娘娘開恩！

惠(上白)你們爲了何事，這等吵吵鬧鬧？(衆介)

婉(白)大王有所不知，這個賤人，胆敢偷盜王妃寶珠，因此責打於她。

惠(白)命她將寶珠交出就是。

婉(白)賤人豈敢不招。

惠(白)還不照實招來！

娥(白)大王、娘娘容稟了！

(唱)有玉娥跪塵埃淚流滿腮，尊大王和娘娘細聽開懷：奴婢我年紀幼作此無賴，一時間起歹意把寶珠偷來，從今後我知錯有過必改，再不敢學下流自招禍災。念

奴婢在深宮已有數載，求千歲和娘娘恕我不才。

惠(白)快將寶珠交還娘娘！(交珠介)愛姬你饒了她吧！

婉(白)賤人這等可惡，要她何用！宮娥們！快將這賤人處死，方消我心頭之氣。

惠 (白) 那又何必，將她饒了吧！

婉 (白) 看大王之面，免她一死，宮中不能再留。內侍！

監 (上白) 參見大王、娘娘！

婉 (白) 將這賤人，與我趕出宮去！

監 (白) 隨着我來！

娥 (起哭介白) 苦呀！(下)

婉 (白) 不是大王開恩，妾妃可饒不了她。

惠 (白) 她年幼無知，愛她不必計較，我們飲酒去吧！

婉 (白) 如此請！

惠 (白) 正是：同飲一杯酒，能解萬斛愁。(同下)

第四場 受賄勸和

(門官鍾離密二人同上)

門 (白) 幾杯黃酒下咽喉，天大事情好要求。

(白) 鍾離先生，小弟酒也喝够了，菜也吃多了，還好再拿銀子嗎？

密 (白) 不必客氣，請收下！(互推銀介) 酒也要喝，銀子也要拿，恕不遠送，慢走！

門 (白) 叨擾，叨擾！

密 (自) 老兄慢走一步！

門 (自) 又有何事？

密 (自) 適纔拜託之事，老兄千萬須要在意！

門 (自) 我當又有啥事，不是我吹牛皮，天大的事，只要我肯答應，向大將軍面前說話，包管莫錯。

密 (自) 事成之後，還得重重奉謝。

門 (自) 別的不稀罕，多備些好酒菜，咱倆再痛飲一次，也就是了。

密 (自) 好好好！就這話。不送，慢走！

門 (自) 兩便，兩便！(下)

密 (自) 只要你肯替我辦事，這個酒嗎，準把你灌死！話又說回來：是我在楚國，奉了穆大人之命，回到宋國，和戴大將軍通好。想這戴驩老匹夫，是宋主寵妃娛姬之父，官拜司城大將軍，權傾朝野，貪婪無厭，是我帶來許多珍貴禮物，贈送他和娛姬，誘他父女二人，暗通楚國，作為內應；因此設法結交這(指介)戴府門官，請他從中幫忙；方纔灌了他一頓黃酒，居然上了我的圈套，一口答應；看來此事，有點希望，不但成了大功，還報了我的宿仇哎！

(唱) 都只為宋主太無由，險些兒把我一命休；害得我本國地面難出首，只好投楚報宿仇。(下)